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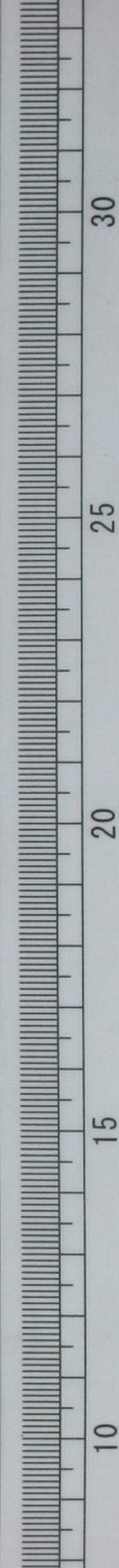


高木  
三郎  
熊點  
訓

隨園文粹

六

津田文庫  
文庫 1  
1699  
6





隨園文粹卷之六

刁松文庫

清 錢塘 袁 枚子才 著

日本 浪華 高木熊三郎 選

施秉知縣蔡君傳

蔡君諱謹。字經山。金陵上元人。少為弟子員。伉健尚氣。有營弁某。凌人於塗。君怒擒而搏之。某訴有司。有司笑曰。而武人耶。辱於儒士。尚何訴也。以雍正元年舉人。補貴州施秉縣知縣。施秉者原偏橋衛也。去舊施秉九十餘里。當黔省衝。為滇南之襟喉。苗民雜居。向設遊擊官。率兵鎮守。雍正六年奉旨清理苗疆。當

010190603313

陸國之米  
事者誤偏橋爲舊施秉地方。謂離台拱大營僅里許。足資彈壓。奏裁此缺。十一年君抵任。力請於大府。仍復舊制。大府肆之。然猶豫未決。十三年苗叛。破黃平。凱里岩門諸城。進攻施邑。邑距黃平七十里。無一兵寸甲。民聞警逃。君止之不可。乃手握刀槊。練鄉勇家丁百餘人。登城捍禦。他邑有來奔者。縱之入。給糧安置。揀其壯者從軍。夜然捧香萬枝。遍插城頭。苗疑礮火如星。不敢逼。苗攻南門。陰使其黨自水門入。君偵知之。密造釘板埋四路。苗黑夜跳足來。爲釘所刺倒。苗憤。用火箭射北門。門內草房焚。君預備水龍數條。

1699-6

激浪如雨。高數丈。火不得熾。一女苗有妖術。張五色繖。画符左右兩端。公誦咒。舞標槍。槍陣。君噴烏鷄血厭之。而預設伏兵待之。大破之。君前後大小三十七戰。自夏徂秋。不解甲臥者九十四夜。羣苗奪氣各走散。一城獲全。貴州總督張廣泗上其功。天子擢授大定府通判。未赴任。又奉檄勘各處兵災。兼清理新城苗寨。在道勞頓。受瘴病。昇回施邑卒。卒之日。其所得俸罄于賞兵。家無一錢。邑人罷市致奠。助其柩。飯建廟勒石。朝廷蔭其子寰爲監生。所騎豆青馬龍種也。每戰跑跨先登。君卒。馬不復食。後十日亦死。

贊曰。古文武無分途。蔡君故文吏也。能建武功。真古豪哉。相傳君抵任時。施秉人多睨君而笑。謂其貌類邑中城隍神。厥後臨危制變。保障一方。至今人呼施秉城為蔡城。然後知士君子寄百里之命。血食不絕。亦若有數存焉。而非偶然者。

福建總督太子少保姚公傳

公姓姚。名啓聖。字熙止。浙之會稽人。生而倜儻。以豪聞。弱冠時。路遇健兒劫二女子行。其翁隨之哭。牽持洶洶。公大怒。即奪健兒佩刀殺健兒。縱翁與二女去而已。逃入旗。聖祖登極。公以布衣上疏。請八旗開科。

遂舉康熙二年鄉試。宰廣東香山縣。明末廣東寇災。民稅不登。知縣坐負課。獄繫者七人。公嘆曰。明年增吾為八矣。乃張樂置酒。出七人于獄。痛飲之。為辨裝遣飯。而通牒大府云。七令名下應追金十七萬。已于某月日收庫訖。督撫驚疑。公巨富代償。帑行善。而不<sub>知</sub>公故寒士。實未辨作何償也。居亾何。三藩反。天子命康親王南征。公謂其友吳興祚曰。我賈禍大。非佐王立奇功不得脫。欲說王。非子不可。吳許諾。乃予金五千。俾通門闌之。又陰探王好彈。為造十萬丸。銀泥封。襍施五采。藉吳獻之。吳亦貌玉立甚口。熟悉八

閩阨塞錢糧兵馬之數。王與語大悅。飛檄廣東辟公參謀。督撫知爲公所賣。迫于王命不得已。將所虧帑。強海商填庫。而遣公行。當是時。閩王耿精忠。脅鄭經同反。經者成功之子。據臺灣者也。先一年。其將黃梧以海澄廈門降。經爲精忠所誘。復煽遺孽。據廈門。使其將劉國軒等拒王師。會精忠已爲浙督李之房所敗。窘乞降。王不許。公請于王曰。此二賊者。如韓遂馬超。不離之卒。難破也。請許精忠降。而專攻經。王許之。公招降潮州賊劉進忠。汀州賊韓大任。皆滇逆吳三桂黨也。王嘉其功。奏授溫處僉事道。再擢福建布政

使。公率其子儀攻紫閩山。破之。又擒賊將曾養性于溫州。上知公可大用。加兵部侍郎銜。總督福建。以吳興祚爲巡撫。康熙十七年。海澄公黃芳。都紗穆黑林等戰敗于祖山頭。退保海澄。國軒攻陷之。乘勝取長泰同安。進圍泉州。再逼漳州。兵號十萬。壁于龍虎蜈蚣兩山。軍容甚盛。城中兵少。公以五蠟九檄泉州兵來援。不至。耿精忠悔其降大慟。將軍賴塔欲棄城走。公曰。賊驟勝而驕。謂我不能軍也。請不戰以懈之。而出竒以破之。命閉城門。韜弓臥鼓。忽一日天大霧。公吹筆策者三。壯士鍾寶等突開城。持長戈先登。而公

自率精兵五千繼之。呼聲震天。賊不辨衆寡。自相踣藉。陣遂亂。自辰至酉。斬首四千。生禽千五百人。國軒敗走海澄。公收復長泰同安等處。進攻海澄。海澄者濱海地也。峻而險。賊據之築塹高數丈。排列艨艟守金門諸崑。密若布棋。相持一年不決。公開修來館招降人。奏設水師提督。練水戰。分遣散兵擾其餉道。賊漸乏食。十八年吳三桂死。其五鎮將黃靖等相繼來降。經大將朱天貴亦降。賊勢愈蹙。十九年公會同巡撫吳興祚提督萬正色水陸進兵。攻海澄克之。賊逃歸臺灣。先是鄭有梟將曰施琅。斬經壁來降。上授水

師提督。屢立戰功。公知琅熟悉海道。奏取臺灣。非琅不可。又奏鄭經死。子少。國內亂。時不可失。上乃使公與琅同進兵。琅請由銅山蘇尖開洋。乘南風攻澎湖。公欲待北風直趨臺灣。彼此意見不合。各有奏聞。會南潮驟發。舳艫乘疾流逼壓賊壘。被賊圍困。琅駕櫓船衝突入圍。公率兵相助。至鹿耳門。門仄水淺。鼓之舟不得上。賊據高險處。曳足觀。揚揚自得。公禱天妃廟借水。明日大戰。砲發水驟長一丈。舟並行如鳥張翼而上。賊錯愕不知所爲。哭曰天也。夫復何言。國軒與鄭經子克碇面縛反接。以臺灣降。自康熙十三年

用兵。至二十二年。福建平。天子晉公兵部尚書太子少保。授琅靖海將軍。封靖海侯。公身長七尺。白皙。兩目精光四射。手勒奔馬。用弓至二十石。麾下所養奇材劍客。皆能得其死力。臨陣時。應變如神。而性慈不妄殺戮。先是。閩人困軍供。十室九匱。當事者遷沿海居民于內地。界而圍之。越者死。民多流離。滿兵奴其老稚。鞭笞呼號。公受總督印。即奏滿兵不宜水土。宜撤飯。又奏康王體尊不宜久暴于外。宜先班師。疏三上。天子報可。兵飯者猶驅子女北行。公向王涕泣求下。令嚴禁。而私傾家財贖之。凡捐千三十萬。贖所得

二萬餘人。還閩中。又請開海界。復民田廬。聽降卒墾荒土。資其生。列戍于外。以防衛之。閩人歡呼祝延。處處肖公像。爲生祠。初。廈門有石文云。生女滅雞。十億相倚。人多不解。及臺灣平。或曰。十億兆也。加女姚也。鄭字酉旁。雞也。滅雞滅鄭也。當芝龍起事時。公始生。傳四世六十年。而爲公滅。公滅鄭之次年。疽發背薨。

### 帆山子傳

真州有逸人。曰帆山子。性逋宕不羈。雖補弟子員。非所好也。讀經書。悉通曉。卒不爲先儒所囿。嘗曰。漢儒泥器而忘道。宋儒捨情以言性。皆悞也。今試策士而

問之曰。何謂仁。何謂義。對者瞭然無所乖舛。再問之。曰。椀巖若何形。壤莫若何數。議者昏然。異同紛起。何也。道有定。器無定。故也。或下一令曰。途遇彼姝。平視者答。受答者必多。又下一令曰。飯而家。能歐兄若妹者。賞。受賞者必少。何也。一情中所有。一情中所無也。善爲學者。務宜究大義而順人情。以設教。其持論快徹。大率類是。余每至邗江。必招與俱。帆山知余之好之也。搯擊而談。汨汨如傾河。聽者舌纏口祛。不敢發一難。尤長於說往事。叙先賢遺迹。凡可喜可愕可喟。嚶絕倒者。騰其口抑揚而高下之。盡態極妍。雖優施

之假孫叔敖。李龜年之談開元天寶。不是過也。身短而髯圓面。終身布衣。家無擔石。氣象充充然。不類貧者。逡巡有耻。遇人無町畦。假館某某家。偶不可于意。色斯舉矣。居常不繫襪。或戴道士冠。挂塵尾幅巾。几上羅列鱗燧圖書。珮環小器。楮狹零星。手自摩拭。雖區湏所。必折聖掃滌。纖塵不留。見美男子則慄然意下。目徃而足欲隨。或尤之。笑曰。吾何與哉。易稱見金夫不有躬。聖人詔我矣。其風趣如此。姓員。名燾。字周南。帆山子其別號也。先世陝人。學第五倫。戴鹽來揚州。卒致折閱。年七十四而終。



論曰。莊子有人貌而天之說。帆山子真氣益然。蓋純乎天者也。聞臨終預知死期。奉其祖父木主埋先人壙中。而以所玩器物。盡貽朋好。拱手而逝。自稱無方之民。其信然矣。其執友江吟香。素敦風義。有友五人。哀其無後。每逢寒食。輒具雞黍紙錢。設位祀之于江上之延生佛舍。帆山其一也。蓋宋玉招魂。聖人于我殯之義。嗚呼仁哉。

厨者王小余傳

小余王姓。肉吏之賤者也。工烹飪。聞其臭者。十步以外無不頤逐逐然。初來請食單。余懼其侈。然有穎昌

侯之思焉。惜曰。予故窶人子。每餐緡錢不能以寸也。笑而應曰。諾。頃之供淨饌一頭。甘而不能已。于咽以飽。客聞之。爭有主孟之請。小余治具。必親市物。曰。物各有天。其天良。我乃治。既得。泔之。與之。脫之作之。客嘈嘈然屬饜而舞。欲吞其器者屢矣。然其簋不過六七。過亦不治。又其倚竈時。雀立不轉。目釜中。慳也。呼張喻之。寂如無聞。朕火者曰。猛。則煬者如赤日。曰。撤。則傳薪者以遞減。曰。且難蒞。則置之如棄。曰。羹定。則侍者急以器受。或稍忤及弛期。必仇怒叫噪。若稍縱。即逝者。所用董萱之滑。及鹽豉酒醬之滋。奮臂下。未

嘗見其滌指試也。畢乃沃手坐。滌磨其鉗銛刀削筭  
帚之屬。凡三十餘種。皮而置之滿箱。他人掇汁而接  
菽。學之勿肖也。或請受教曰。難言也。作厨如作醫。吾  
以一心診百物之宜。而謹審其水火之齊。則萬口之  
甘如一口。問其目曰。濃者先之。清者後之。正者主之。  
奇者襍之。舐其舌倦。辛以震之。待其胃盈。酸以隘之。  
曰。八珍七熬。貴品也。子能之宜矣。嗟嗟。二卯之餐。子  
必異于族。凡何耶。曰。能大而不能小者。氣麤也。能嗇  
而不能華者。才弱也。且味固不在大小。華嗇間也。能  
則一芹一蕓皆珍怪。不能則雖黃雀鮓三楹無益也。

好名者。又必求之于靈霄之炙。紅虬之脯。丹山之鳳  
丸。醴水之朱醴。不亦誣乎。曰。子之術誠工矣。然多所  
炮炙。宰割。大殘物命。毋乃為孽歟。曰。庖犧氏至今所  
炮炙。宰割者。萬萬世矣。烏在其孽。庖犧也。雖然。以味  
媚人者。物之性也。彼不能盡物之性。以表其美于人。  
而徒使之狼戾枉死于鼎鑊間。是則孽之尤者也。吾  
能盡詩之吉蠲。易之鼎烹。尚書之藁飶。以得先王所  
以成物之意。而又不肯戕杞柳以為巧。殄天物以鬪  
奢。是固司勛者之所策功也。而何孽焉。曰。以子之才  
不供刀匕于朱門。而終老隨園何耶。曰。知己難。知味

尤難。吾苦思殫力以食人。一看上則吾之心腹腎腸亦與俱上。而世之噴聲流歎者。方與腐敗同軀也。是雖竒賞吾。而吾伎且日退矣。且所謂知己者。非徒知其長之謂。兼知其短之謂。今主人未嘗不斥我難我掉磬我。而皆刺吾心所隱疚。是則美譽之苦不如嚴訓之甘也。吾日進矣。休矣。終于此矣。未十年卒。余每食必爲之泣。且思其言有可治民者焉。有可治文者焉。爲之傳以永其人。

書魯亮儕

已未冬。余謁孫文定公於保定制府。坐甫定。聞啓清

河道魯之裕白事。余避東廂窺。偉丈夫年七十許。高眶大頰。白鬚彪彪然。口析水利數萬言。心異之。不能忘。後二十年。魯公卒已久。予奠於白下沈氏。縱論至於魯。坐客葛聞橋先生曰。魯字亮儕。竒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鎮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游目視者。魯効力麾下。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即攝中牟。魯爲微行。大布之衣。草冠騎驢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謾曰。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伺魯公來。盍

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寧肯捨已從人耶。魯心敬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溫溫奇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於士民。甫下車而庫虧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遊京師十年。得中車舍俸迎母。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暍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母累公。魯擲印鏗然。勵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

竟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爲。他督撫猶不可。况田公耶。明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人。睨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啓。曰。印何在。曰在中車。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寧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勅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公并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

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飯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爲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霤外。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嘆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勅賢員。

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行三百里。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爲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中牟令竟無恙。以此魯名聞天下。先是亮儕父某爲廣東提督。與三藩要盟。亮儕年七歲爲質子於吳。吳王坐朝。亮儕黃被衫戴貂蟬侍側。年少豪甚。讀書畢。日與吳王帳下健兒學羸越勾卒擲塗賭跳之法。故武藝尤絕人云。

### 書潘荊山

潘荊山諱兆吾。浙孝廉也。靜深有謀。浙閩總督滿保

辟入幕府。康熙五十四年。臺灣反。以立朱一貴爲名。朱農家子。幼養鴨爲業。每叱鴨。鴨皆成伍。路不亂行。鄉人異之。游民之無賴者。倡爲亂。擁一貴據南路。殺守備及官兵二百。總兵歐陽凱。副將許雲。討賊戰死。臺灣陷。事聞。省城大震。時漏下二鼓。滿公不知所爲。登荆山床爲訣。哭聲烏烏。荆山披衣起。笑曰。公止哭。賊即平矣。臺灣賊皆烏合。何能爲。第兵機貴速。須盡此夜了之。公曰。如何。曰。公持印。荆山持筆。兩侍兒供紙墨。羣奴張燈聽遣。足矣。如其言。書一牒。下中軍曰。發兩標兵各千。五鼓集轅。旌旗器械戰船缺者斬。一

牒。下司道曰。運糧若干。集廈門。聽取誤者軍法從事。一牒。下府縣曰。明早。部院出兵。送者斬。各吏民安堵。毋動。荆山每書牒。筆颯颯如風雨。畢一紙。請公加印。印畢。即發。未三鼓。而部署定。荆山復解衣臥。哈臺大。軒。黎明。拔營行。兩日至廈門。時承平日久。兵不善擄。漿。公憂之。荆山下令傳呼曰。凡海賈船能捐貨載兵者。與五品官。有一賈奮前。即褫守備蟒服。與之。繼來者。分給牌劄。豹豸繡補。衆賈大喜。爭自掉船。船銜尾布列。兵依隊而上。不敢譁。甲光耀日。五日抵鹿耳門。賊大怖。以爲神兵從天而下。駭散無鬪者。互相攻殺。

守紅毛城僅十六人誅之。進勦竹箐城。禽朱一貴。檻車送京師。兵不血刃。糧不支給。凡七日而臺灣平。滿公欲奏荊山功。荊山辭曰。某性懶。非能吏事者也。賊平仗國家威靈。不可貪大功。襲人爵。請事公終其身。滿公卒。潘復佐浙督李公衛。以名聞。

書馬僧

江寧嚴星標警。常熟徐芝仙蘭。皆以耆士在陝督年。羹堯幕府。雍正元年。青海酋羅卜藏丹津不順。憲皇帝授年為撫遠大將軍。四川提督岳鍾琪為奮威將軍。率兵討之。功成。年以徐嚴二叟年衰。贈金幣送歸。

宿蒲州。有兩騎客來。狀魁猛。所肩行李擔鐵也。天明行。晚復來宿。心悸之。卒無如何。又客館逢二僧。皆猥黠少年。二叟目之。一僧吳語云。誰無眷屬。何看為。始知其一為尼。急亂以他語出。不敢按站。行十餘里。即宿。僧來排闥踞上坐。揚其目而視之。曰。我疑若書生也。乃亦盜耶。囊內赤金二千。從何來。二叟駭曰。天下財必為盜而後得耶。朋友贈何妨。僧曰。若然。二君必年大將軍客也。曰。然。曰。幾殺好人。起挾女尼走東廂。酌酒飲。倚而歌。聽之。秦聲也。抵暮。兩騎客亦來。解鞍宿西舍。庭月大明。二叟閉門臥。僧獨步簷外。嘖嘖曰。

好馬好馬。亡何兩騎客去。僧闐然叩門。嚴窘。挺身出。曰。事至此尚何言。行李頭顱都可將去。但有所請于和尚。指芝仙曰。此吾老友七十無兒。殺之耶。釋之耶。僧笑曰。我不殺汝。先去之。兩騎客乃殺汝者也。詰其故。曰。凡綠林豪測客囊。皆視馬蹄塵。金銀銅分量。望塵了然。兩盜離耳。雖相伺而眼眯。誤赤金爲錢鏹。故不直一下手。然非我在此。二君殆矣。問僧何來。曰。余亦從年大將軍處來也。公等知將軍平青海。是誰助之功耶。余故吳人。少無賴好勇。被仇誣作太湖盜。不得已逃塞外。隨蒙古健兒盜馬。久性遂愛馬。亡何見

岳公鍾琪所乘彪彪然名馬也。夜跳匿厩中。將牽其韁。未三鼓。公起親自飼馬。四家僮秉燈至。余不能隱。被擒。公上下視。問行刺者乎。盜馬者乎。曰。盜馬。問白日闌入者乎。夜踰墻者乎。曰。踰墻。公微瞠。若有所思。秣馬訖。命隨入室。案上酒榖橫列。公飲巨觥。而以一盞見賜。隨解衣臥。大鼾。遲明公起。盥沐畢。喚盜馬人。同往大將軍府。公先入。良久聞軍門傳呼。曰。岳將軍從某。賞守備銜。効力轅下。岳旋出上馬。顧曰。壯士努力。將相寧有種邪。亡何余醉與材官角鬪。將軍怒賜杖。甫解袴。岳公至。曰。我將征西藏。爲汝乞免。汝從我



隨園文粹 卷之六  
行時雍正二年二月八日也。公命侍衛達鼐、西寧總兵黃喜林各領兵先自領五百人爲一隊，約某日會于青海界之日月山。至期天暮，公立營門，諭二領隊曰：此行非征西藏也。青海酋羅卜藏久誓天誅，昨其母與丹津紅台吉二酋密函乞降，機不可失。手珠寶一囊，金二餅。顧余曰：先遣汝召賊母來，賊有城甚高，非善踰者不入。賊營帳四，上有三紅燈者，其母也。對面帳居羅卜藏，左右帳居丹津紅台吉二酋。珠寶與金餅以爲犒，此大事，汝好爲之。解腰下佩刀授余，余受命叩頭。公起身入。天大霧，余乘霧行三十餘里，至

賊城，騰身而登。果帳燭熒熒然，母上坐，二酋侍側。母年六十許，面方髮微白，披紅錦織金袍，叱余何人。余曰：年大將軍以阿娘解事，識順逆，故遣奴來問好。囊寶貝奉贈，金二餅，餽兩台吉。三人聞之喜，叩頭謝。余知功將成，咋曰：將軍在三十里外待阿娘，阿娘速往。三人相顧猶豫，余解佩刀插其座氊，厲聲曰：去則去，不去我復將軍。其母曰：好蠻子行矣。上馬與二酋隨十餘騎，行不十里，岳公迎來，將其母與二酋交達鼐、黃喜林分領之。須臾，前山火光起，夾道礮發，斬母與二酋，回入軍營。次日，諜者來報，羅卜藏、丹津已逃。準

噶爾部落。岳公命竿三頭狗。三十三家台吉皆震悚。乞降。二十二日至年大將軍營。往返裁十有五日。三月朔。凱旋。岳公首舉余功。大將軍賞游擊銜。余指軍門謝岳曰。某杖此僅半月耳。大丈夫何顏復來。願辭公飯。別思所報。公笑曰。咄。吾知汝終爲白頭賊也。厚賜而別飯。次涇州。宿回山王母宮。昵妓女金環。年餘。資用蕩盡。不能飯。憶幼時習少林寺。手搏法。彼處可棲。遂與金環同削髮。赴中州。苦無馬。逢兩盜騎善馬。故奪之。二叟不信曰。彼不受奪。奈何。僧笑拉二叟出視。既則夜間已將兩盜所肩鐵擔。屈而園之。東二馬。

首于內不可開。二盜氣奪。故遁去。言畢。挾女尼舒其擔。牽馬門外。拱手作別曰。二君有戒心。勿北行。可南去。凡李衛田文鏡。兩總督所轄地方。毋憂也。後三十餘年。二叟亾。嚴之孫用晦。過河南登封縣。遇少林僧論拳法。曰。雍正初。有異僧來傳技。尤精。然無姓名。好養馬。因稱馬和尚。後總督田公禁嚴。僧轉授永泰寺尼環師。今環師亦亾。其徒惠來者。能傳其術。用晦心知馬和尚即此僧。環師者。即金環妓。欲訪惠來。以二寺相距十餘里。天大雪。不果往。

論曰。馬僧事類小說。爲正史所不書。然岳公獲一盜。

馬賊能留心錄用。使奏其能。真大將矣。其行間致敵。不戰而屈人。兵機有足法者。年羹堯威勝不恤士。馬僧太跣跣。故無成功。皆足爲規戒。備書之。亦自附于李玉溪之書程驤羅江東之記石烈士云。

書朱山

湖州朱君名山者。以進士選臺灣諸羅令。諸羅近海。俗悍難治。君到謁廟畢。即詣獄問吏。彼纍纍者何囚耶。曰竊賊。曰吾以爲巨盜耳。若小竊何繫焉。召而集于庭。畀以十金。曰與汝作傭。與汝約。再犯者死。應聲曰唯。乃悉縱之。邑之人相與匿笑。以爲君書生泥乎。

古故然。何所縱者犯法。君語行杖者曰。立法之始。不可寬也。斂其足而杖之斃。何又斃一賊。邑之人股栗相與駭曰。是非書生。乃一健吏。何又獲賊。方喝杖而疑之曰。汝面有泪痕何邪。曰自分必死。適與母訣。故悲。偵之。果一嫗抱裹屍席。哭而來。君曰。勿殺。渠有孝心。尚可悛改。再畀十金。曰。汝持金販他方。勿居此。爲老捕所捉。搦也。仍縱之。故事臺灣道巡縣。供張華侈。有某公者將至。吏以舊例白。君不可。餽粟十斛。羊四羴。某公銜之。俄而檄命造冊。將丈其邑田。君爭曰。臺灣一府皆濱海斥鹵之地。與他府不同。康熙

清丈時原留餘地濟貧氓今或有浮漏處而生齒日繁丈之將于民大病抗冊不上巡道符下如火督愈急諸紳士謀賂萬金以免君又不可曰我在此不使諸君賄上游鋸索行矣半途奪飯某大怒撫他事申督撫劾之委員逮君諸羅民數萬洶洶然揭竿起將逐委員君曉之曰諸百姓抗王章生事是殺我非愛我也再三言且泣諸百姓曰若然則我等護公往鞠有不測願同公死甫登舟擔服脯糗糧者壓其艙幾滿出海一男子透水手餅金爲獻問何人曰公所赦養母賊也受公金販魚漳浦得十倍利已成家矣今

聞公行老母命來報恩君笑曰汝改行與否我實未知手中金安知非又偷而遺我乎拒不受曰公勿受是仍以賊待我也飯何顏見母不如死趯然踏于海舟人救之腹膨亨矣君不得已受之到省頌繫月餘獄不具會福建將軍新公入覲密以其事奏天子召見復原官再遷灤州知州順道還家昇至一大宅門墻巍峩君不肯入曰此非我家與人笑不言已而夫人子婦出迎曰嘻此前年君罷官時諸羅人送我家居此也并券在焉出而視之購價萬金

史閣部遺集跋

少宰彭公以明故閣部史道隣先生像并家書絕筆進呈皇上蒙上深許其忠賜題賜謚其裔孫開純感君恩懷祖德將聖製及先生遺文開雕傳後而屬枚爲跋枚謹按夏禹封防風氏之臣成湯不徵巢伯之朝皆三代大聖人泯人我之見扶植彝倫非凡所及後世雖忠如文信國爲元祖深知而身後之恩禮無聞其他則袁粲除名韓通無傳者更不勝屈指矣獨先生殉節前明百數十年後遺像忽蒙聖覽苦節忽蒙聖褒遭逢之隆千秋獨殊然在當時先生自矢孤忠豈復有心希恩異代即異代之恩亦未必爲先生

巢恐葛訛

所樂受而卒之幽隱之光日炤之而愈明梅檀之氣風吹之而愈芬凡此者皆天也我皇上先天而天不違將假先生以立萬世人臣之式故不吝洋洋聖謨而嘉嘆之又竈宣之亦豈欲前代之臣銜恩地下哉世之爲臣子者得是編而雜誦之可以觀可以興矣書戾太子傳後

孟子曰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又曰求則得之心之所求者事之所有也高宗求賢夢板築孔子欲興周夢周公呂后殺趙王夢爲祟趙武靈欲取吳娃夢美人熒熒而歌豈真有鬼神哉無他心而已矣人之心有

所求自知其不能得也。而抑之。抑則靜。靜則心之不存焉者寡矣。天子之心有所求。自信其無不得也。而縱之。縱則蕩。蕩則心之存焉者寡矣。武帝好儒。得申公董仲舒。好文學。得鄒枚。好色及歌舞。得韓嫣李夫人。好刑法。得張湯趙禹杜周。好財。得桑孔。好邊功。得西夷南越蒲陶天馬。好仙。得上林神君。嵩呼萬歲。好治巫蠱。得太子皇后牀下之木人。所謂求則得之。道固然也。今夫閭巷布衣。入則孝。出則弟。侃侃自信。雖有淫昏之鬼。不敢矚其室也。武帝當漢全盛。享天下四十餘年。何巫蠱之能靈。就使希幸宮人。怨而詛帝。

帝果不諱。宮人非殉葬。亦徙居園陵耳。又何益于己。而爲大逆。此其理皆易知也。以帝之明。而卒不知者。帝之心在貪生耳。求仙既可以長生。巫蠱即可以短壽。故太乙侯神之外。平日所祀鬼神至千二百所。又令丁夫人維揚虞初等。以方祠詛句奴大宛。是率天下而先爲巫蠱者帝也。其爲江充所窺也久矣。帝年高少恩。慮後宮美人必有怨者。慮左右大臣必有交結。皇后太子者。其又爲充所窺也久矣。故充者即文成五利流也。彼以長生誘之。此即以巫蠱懼之。而田千秋者。又即充術也。充以木人誣太子。千秋即以白

頭翁救太子。其邪正雖殊。而巧中則一也。當其時。有  
臣如汲黯賈誼者。爲之痛哭流涕。深言神仙之必無。  
淫祀之無益。怨女之宜省。使帝不以生死動其心。不  
以猜忌存于中。則巫蠱必不發。即發亦必不深治。雖  
有十江充。奚能爲內而宮人。外而士大夫。未必不免  
死萬萬數也。帝之父子夫妻。未必不以天恩終也。然  
而在朝之臣。惟有驚喘怵惕。閉口奔竄者。何哉。蓋其  
時當嚴刑峻法之餘。公卿皆廝走下士。救過不暇。而  
天下之人才固已盡矣。古之賢君。知其心之不可貪  
也。而擦而存之。知人才之不可棄也。而禮而養之。人

吾類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鬼神非吾類也。  
非其鬼而祭之。不爲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其所與  
居者。疑丞師保股肱心腹而已。淫詞邪說。何從而入  
之。然則帝之表章六經。獨無功歟。曰。務其名。不核其  
實。苟爲不熟。不如蕙稗。轉不如文帝之好黃老。宣帝  
之好申韓也。使武帝好聖人之道。如好神仙。畏小人  
如畏巫蠱。則唐虞三代。求亦得之矣。嗚呼惜哉。

書韓子琴操後

韓子美里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自謂深得文  
王心事。此高視聖人。深求之而愈遠也。夫聖人中庸

之極也。中庸人情之極也。文王之囚。胡爲乎。聞醢鬼  
侯而嘆也。文王之飯。胡爲乎。閔天散宜生行賂而免  
也。以嘆爲當誅。文王不宜自陷於刑矣。既陷於刑而  
自伏當誅。不當僥倖以免矣。以紂爲聖明。又不當嘆  
矣。若心口不相應。而故反之以取媚。則迂曲已甚。人  
之生也直。文王之生也。獨不然乎。無是非之心。非人  
也。文王其無是非之心乎。大雅文王曰。咨咨汝殷商。  
女魚然於中國。斂怨以爲德。曰如蜩如蟴。如沸如羹。  
其非紂也至矣。豈平時非紂。而至姜里乃頌紂耶。抑  
姜里頌紂。而赦飯後轉非紂耶。或此詩非文王所作。

諒亦不過周公召公之詞云爾。豈周公召公知文王  
之心。轉不如韓子耶。稱紂爲聖明。使文王遇堯舜之  
君。其又將奚稱耶。當時譖文王者崇侯也。文王飯遂  
伐崇。以當誅之罪。幸免於誅。而又伐人以鳴懟。何耶。  
蓋文王深知臣罪之不當誅。與天王之不聖明。而大  
義所在。則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身命所關。則巽以行  
權。而以直報怨。內文明。外柔順。易所稱盡之矣。孟子  
論小弁之怨。甚是。而於舜則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然則象殺入。舜亦殺入乎。其深求聖人。語病與韓子  
同。



嘗笑韓子不讀詩經。故有美里操。子瞻不讀易經。故有武王論。易革卦繫詞。明言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安得謂孔子不稱湯武也。論語。周之德可謂至德也矣。明指武王以應上文。武王曰。予有亂臣一語。所以紗稱周者。兼文王而言。以三分有二之業。創自文王故也。不然。武王十有三年中。何嘗非服事殷者耶。使文王遲至十三年之後。紂惡不悛。又安知其不伐殷耶。要知堯舜湯武易地皆然者也。而子瞻襲漢儒黃生之牙慧。尤覺無味。古琴操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

此詩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過韓子遠矣。

書柳子天說後

柳子曰。天地大果蕨也。元氣大癱瘁也。陰陽大艸木也。烏能賞功而罰禍乎。袁子曰。天地有功禍而無賞罰。賞罰者有心之用也。功禍者無心之值也。漢高所居。五色雲起。諸葛將薨。大星墜地。是天地有功禍也。雷擊嬰兒。雷焚艸木。以有知之威。罪無知之物。其威是也。其所以用威者非也。國政不修。兵荒水旱。以有威之辟。殃無辜之氓。其罰是也。其所以行罰者非也。然

類其宜得

則天之于人猶人之于蟻乎。遺肉于地。聚者百族。負焉而趨。隆焉而居。利其身。肥其子孫。人之功而非賞也。傾裂火。沃沸湯。卵傾巢覆。浮屍百萬。人之禍而非罰也。彼蟻者。豈無善惡。功罪叫號呼切。日辨論于人。之側者乎。而人無見聞也。天則大矣。龍蛇虎豹蠻夷。蟲豸鬼魅。皆如人之呼籲。叫號于其下。而天無見聞也。人與蟻俱遊于天之下。而人為蟻禍福。人與天俱托于氣運之中。而天為人禍福。有時人為天所禍福。而并及于蟻。有時天地為氣運所禍福。而並及于人。

此書崔寔政論後

崔寔政論曰。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孝宣之治。優於孝文。仲長統曰。人君宜書此一通。置之坐側。是二人者。教後世之君。日以殺人為事者也。夫政者正也。當其可則正矣。古之聖人。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議貴議親。非寬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不蔽要囚。非嚴也。亦曰。當而已。當則無所不治。不當則無所不亂。安見嚴者皆治。而寬者皆亂也。或曰。寔之為此言者。目擊元成之衰。孝宣之中興。故耳。是大不然。夫元成之衰。是昏也。非寬也。果其寬。則蕭傅不殺。堪猛不誅。王章不死矣。孝宣之中興。是明也。非嚴也。若果嚴。則不弛酒。

食之禁。不除子匿父之條。不縱張敞之亾命矣。或曰。寔此言爲桓靈之柔懦言之。是又不然。善射者有志於殺人。其所殺者其仇也。不善射者。有志於殺人。則旁穿斜出。必殺數十人。而其仇猶未死也。教英主以嚴猶可。教庸主以嚴尤不可。當桓靈之昏。黨錮牢獄毒流海內。李雲寇榮張鈞劉陶之死。寔獨以爲未足乎。然則子產火烈之說非歟。曰。火明象也。明其法使不犯而已。不以焦爛爲功也。古之人知英主不世出。昏主亦不世出。故爲中人說法。曰。御衆以寬。曰。寬則得衆。曰。寬而有制。未聞以嚴教者。以宣帝之明而有

意於嚴。故趙蓋韓楊之死。猶不厭衆心。况桓靈乎。具劉廙作先刑後禮論。陸遜非之。是矣。

書顧覲之傳後

沛郡唐賜飲比村唐氏酒。還得病。吐蠱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割驗五臟。悉皆糜碎。尚書顧覲之議。張忍行割腹。子副又不禁止。論母子棄市。劉勰爭之。不能得。詔如覲之議。垂爲科例。君子曰。法可執也。而情不可不原也。夫殘死者誅。此法也。問所以殘毀者。情也。唐賜之子若妻愚民也。愚則以遵先人之命爲孝。且急欲得先人致死之由。以爲孝。孝且獲誅。設

有悖逆之人。殺父與夫。剖屍以逞毒。覲之何以律之。仍以棄市論。是孝與惡同罪也。求之于棄市之外。則法已盡矣。比村之酒。毒酒也。吐蠱碎臟。毒既驗矣。不誅行毒之凶人。而誅受毒之妻子。何也。覲之以爲傲生人乎。世之行毒者多。而無故而剖其夫與父之屍者鮮也。以爲愛死人乎。則死人且命之矣。既受毒以死。而又沒其寃。滅其家。絕其血食。鬼之呼號可知也。先王之所以重毀支體者。愛人故也。然上之愛人。不如人之自愛也。人自愛莫如身。而有時割癰彈疽者。蓋以不愛爲愛故也。况加于無所知之身。以驗其所

以致死之故。哀痛迫切。遵命遽行。若是者爲理其寃可也。寃得而後責其不告于官。擅自毀割。以過失論可也。唐高宗患頭風。醫曰刺血可愈。武氏欲高宗之不愈以死也。大言曰。醫欲刺天子頭。可斬也。覲之聞之。當賞武氏。

書宋均傳後

或問。宋均之言曰。吏能宏厚。雖貪無害。惟廉察之人爲毒最甚。是何言歟。曰。子不見夫犬馬乎。芻糞糶盆受人畜養。可謂貪矣。然而利于人。又不見夫蛇蝎乎。餐風露飲水。可謂廉矣。然而害于人。夫蛇蝎非與人

有仇也。犬馬非與人有情也。其氣之一良一毒。天早有以付之。使爲其性。而在彼亦不能自克也。用人者。畜犬馬。不畜虵蝎。此宋均意也。曰。然則何以有用人之仁。去其貪之說。曰。仁與貪。雖有公私之分。而皆起于一念之愛。其生機皆未絕也。惟夫一無所愛之人。生機盡絕而無可用。亦無可去。此申韓之所以原于老子也。且仁而貪。不如仁而廉。不仁而廉。則不如不仁而貪。何也。均一不仁耳。貪則心怯。廉則膽麤。貪則易敗。廉則難傾。吾恐郅都張湯盧杞之殺人。必多于甯成。義縱元載之殺人也。莊子曰。察士無凌誅之事。

則不樂。夫凌誅亦何樂之有。而察士當之。則以人之不樂爲己之樂也。果以人之不樂爲己之樂。則其殘民以逞。又何所不至。漢東平王以爲善爲樂。齊南陽王以聚蝎爲樂。此其証也。然則子路贖人受謝。夫子是之。子貢贖人不受謝。夫子非之。又何歟。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太上者上智也。其次者中人也。天下上智少。中人多。聖人立教。不以上智相期。而以中人之爲斷。以爲天下人非一己所能盡贖也。使人人知贖人之有謝而共爲之。則人之不贖者寡矣。使人人知贖人之無謝而讓。吾獨爲之。則人之受贖者寡矣。且

索謝與受謝又不同也。吾之贖人原非爲謝。而彼之以是心至者。吾從而受之。亦所以安其心也。必使彼之心抱不安于我。而我之廉名乃播于遠邇。則是贖名非贖人也。可以欺庸人。不可以欺聖人。

書留侯傳後

四皓高祖故人也。當高祖除秦苛法。天下如出炎火。登春臺。四皓不披羊裘受物色。其行徑過高。非人情。一旦震于金幣。齊其足雙雙而俱至。不爲高祖用。乃爲惠帝用。失人。又不類高士。既來之則安之。惠帝可與遊。宜少留焉。若伯夷太公之就西伯。卒奄奄無聞。

偕行耶。同日死耶。何沒沒也。不賢惠帝而來。不智賢惠帝而不輔。不仁不在其位而與人家國。不義四皓亦陋矣哉。高祖謂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不可搖動。其言尤可疑。四皓無碩德重望。填輔東宮。苟搖動之。彼冢中枯骨何足介意。呂后時。產祿封王。惠帝搖動者數矣。不得已而痛飲求早崩。爲可悲也。彼四皓安在。羽翼又何在。然則四皓何如人。曰。史遷好奇。于留侯傳。曰滄海君。曰力士。曰黃石公。曰赤松子。曰四皓。皆不著姓名。成其虛誕飄忽之文而已。溫公作通鑑。刪之。宜哉。宜哉。

書陸游傳後

宋史稱陸游爲侂冑記南園。見譏清議。余嘗寬之。夫侂冑魏公孫。智小而謀大。不過易所稱折足之鼎耳。非宦寺流也。南園成。延游爲記。出所竈四夫人侑酒。游感其意。爲文如規。勸其視躬活民。毋忘先人之德。在侂冑親仁。在游勸善。俱無所爲非。宋儒以惡侂冑。故波及于游。然則據宋儒之意。必使侂冑剷除善念。不許親近一正人。而爲正人者。又必視若洪水猛獸。望望然去之。嗚呼。此宋以後清流之禍。所以延至明季而愈烈也。孟子曰。逃墨必飯于儒。飯斯受之而已。

矣。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侂冑有好名慕善之心。游因而導之以正。宜也。漢廉范名臣也。而依竇憲。陳寔高士也。而弔張讓。一以成功名。一以救善類。其效皆彰彰可睹。且孔子所謂與上大。夫言闇闇如者。夫獨非逐君之季孫。黨惡之叔孫哉。然而仲弓冉有子路俱爲之宰。聖人不禁。且曰。自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聖人非不畏清議也。以爲潔一己之名小。仁萬物之功大。以故佛肸公山弗怛。雖不善。皆不厭其召。不特此也。子路贖人受謝。夫子是之。子貢贖人不受謝。夫子非之。夫受謝貪也。

不受謝廉也。聖人之心，又豈獎貪而斥廉哉？以為受謝可以誘人為善，不受謝可以阻人為善，一阻一誘，間關係甚巨。己之貪廉抑末也。夫貪尚且不避，而况區區文墨之事乎？使游果有附權貴希冀倖進之心，則當曾覲龍淵柄國時，略與霑接，早已致身通顯矣。而乃大與之忤，逐飯不悔，豈有垂暮之年，反喪其守之理？卒之侂冑自咎前失，大弛偽學之禁，又安知非游與往來陰為疏解乎？彼矜矜然自夸清議者，或陰享其福而不知，蓋宋史成于道學之風甚熾之時，故楊時受蔡京之薦，史無譏詞；胡安國受秦檜之薦，

史無譏詞；京與檜之毒，十倍于侂冑，游之過小于楊胡，而反詆之不休，何也？游不講學故也。張浚伐金之謀，與侂冑同；符離之敗，與侂冑同，然而張浚不誅，士林不議者，何也？則一與朱子交，一與朱子忤故也。善乎寧宗之言曰：恢復豈非美事，惜不量力耳。金人葬侂冑首，謚曰忠繆，言其忠于為國，繆于為己故也。夫侂冑之罪，尚且一敵國，一君父為之未減，而游作一記之過，乃著于本傳中，不亦苛乎？吾故曰：史不易讀，讀全史而後可以讀本傳，讀旁史、襍史而後可以讀正史，不然，知人論世，難矣哉。



書茅氏八大家文選

凡類其人而名之者。一時之稱也。如周有八士。舜有五人。漢有三傑。唐有四子。是也。未有取千百世之人。而強合之爲一隊者也。有之者自鹿門八家之目始。明代門戶之習。始于國事而終于詩文。故于詩則分唐宋。分盛中晚于古文。又分爲八。皆好事者之爲也。不可以爲定稱也。夫文莫盛于唐。僅占其二。文亦莫盛于宋。蘓占其三。鹿門當日其果取兩朝文而博觀之乎。抑亦就所見所知者而撮合之乎。且所謂一家者。謂其蹊逕之各異也。三蘓之文如出一手。固不得

判而爲三。曾文平鈍如大軒駢骨。連綴不得斷。實開宋理學一門。又安得與半山六一較。伯仲也。若鹿門所謂起伏之法。吾尤不以爲然。六經三傳文之祖也。果誰爲之法哉。能爲文則無法。如有法不能爲文。則有法如無法。霍去病不學孫吳。但能取勝。是即去病之有法也。房瑄學古車戰。乃致大敗。是即瑄之無法也。文之爲道亦何異焉。或問有八家。則六朝可廢歟。曰。一奇一偶。天之道也。有散有駢。文之道也。文章體製如各朝衣冠。不妨互異。其狀貌之妍媸。固別有在也。天尊于地。偶妙于奇。此亦自然之理。然而學六朝

不善。不過如統袴子弟。熏香剃面。絕無風骨。止矣。學  
八家不善。必至于村媪呶呶。頃刻萬語。而斯文濫焉。  
讀八家者當知之。

讀左傳國策

余讀左氏。不禁嘆曰。世運盛衰。其以財貨為升降乎。  
魯自成襄以前。除取郟鼎一事外。未有以貨聞者。傳  
至定哀。僅越百數十年。而若楚之子常。晉之范鞅荀  
躒。竟有非此不可之意。自上下下。相習成風。崔杼之  
亂。晉六正五吏三十帥。皆有賂。公叔文子欲享衛侯。  
史鱗苦禁之。道子富而君貪。恐以財賈禍。君臣相伺

如劫盜然。回憶君如楚莊。晉悼。臣如令尹子文。范武  
子。杳如天上然。則財貨盛而人才衰。亦一奇矣。雖然  
當時行賄者。不親相授受也。必有習慣居間。如申豐  
高齋一流。暗為關說。然後其貨始達于權臣。蓋猶有  
羞惡之心焉。且所謂賄者。亦不純用金也。或縛錦。或  
置璧。或以馬。或以裘。蓋猶有承筐是將之敬焉。降至  
戰國。嫌其委曲繁重。盡行芟除。而直以金行。以故張  
儀得千金。則夸鄭袖矣。綦母恢贏四十金。則贈溫圉  
矣。公孫衍得百金。則敗齊楚之約矣。秦散不三千金。  
而天下士相與鬪矣。其他以金賄者。凡數十見。並無

賈介爲之通其意也。並無錦璧裘馬爲之隆其文也。刀墨之民。明目張膽。親富不親仁。較之春秋。其局又變。蓋不如此。則周不亾。想亦氣數使然。非孟子諄諄義利之說。所能挽移者耶。或以平準一書爲漢武病。余謂漢武報仇開邊。費多。聚斂尚非得已。天亦諒之。故昭宣中興。惟桓靈當東漢無事之時。專務培克。殊不可解。卒之長安之亂。天子露宿。饔飧不繼。不知向之金錢山積。藏于少內者。都散飯何所也。嗚乎。

讀胡忠簡公傳

余讀李燾長編。覺宋仁宗時。政無缺失。而諸臣上疏

喋喋不已。蓋恃其君寬仁。必不罪我。而我借此得名。可相夸翊。其心皆不出于忠愛。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彼既無德。言于何有。以故讀其所奏。非倦思臥。即煩而欲嘔。及讀宋史。至胡忠簡公請斬秦檜一疏。不覺再拜嘆曰。有宋三百年。公其諫臣之第一乎。夫人臣報國。非必執干戈死戰陣也。以忠誠義憤。奮臂大呼。使敵國聞之。凜然變色。至以千金買其書。此何異秦軍聞魯仲連數言。而却軍五十里哉。使高宗能從其言。斬此三人。整師而出。則朝廷之氣已早吞河北。而有餘。公此疏足抵精兵十萬矣。公雖遠賤十餘年。

歷諸險惡地。槍死得歸。仍還原官。遷至龍圖學士。一  
息尚存。猶時時以恢復為請。向之救公慕公者。轉零  
落殆盡。可見人各有命。自貴自賤。自生自死。亦非  
臣之力所能貴賤生死之也。或惜公在廣州。戀熱情。  
為朱子所譏。嗚乎。即此可以見公之真也。從古忠臣  
孝子。但知有情。不知有名。為國家者。情之大者也。戀  
熱情者。情之小者也。情如雷如雲。彌天塞地。迫不可  
遏。故不畏誅。不畏貶。不畏人訾議。一意孤行。然後可  
以犯天下之大難。古之人。蘇武娶胡婦。關忠武請秦  
宜祿妻。袁粲入關齋。與張淹私進魚肉。彼其日星河

至言

既之門之入也  
堂之上之入也  
之方之入也  
人十之九也  
小節云云  
前之云云  
情之云云  
感之云云  
此如之云云

嶽之氣。視此小節。如浮雲輕颺之過太虛。而腐儒矜  
矜然安坐而捉搦之。譬鳳皇已翔雲霄。而鸞鳩猶譏  
其毛羽有微塵。甚無謂也。不然使公亦有顧前瞻後  
謹小慎微之態。則當其上疏時。秦檜之威。不在侂冑  
下。公豈不能學遜翁取數枝著草。自筮吉凶以定行  
止哉。孟子曰。此之謂大丈夫。微忠簡。吾誰與飯。

讀喪禮或問

名之于人甚矣哉。古之人有自隱其過以求名者。有  
自表其過以求名者。余讀劉古塘喪禮或問序。而不  
覺蹶然也。某公居喪屏妻。自期有七月之後。因見母

臣...卷之六  
故見其妻而心動。強抑苦禁。諄諄然告人。夫禮禪而從御。御之云者。以上臨下之詞。黃帝御女云云。始于道家邪說。未聞以同藏無間之夫婦而可言御也。杜預註爲射御之御。蓋從政也。義最正大。鄭氏以爲御婦人。不知禪在先。吉祭在後。孝子尚未復寢。而乃於聖廬中。先御婦人乎。君子出辭氣。斯遠鄙悖。床第之言。不踰閫。夫子告宰我。自漢儒創爲非時見乎母不入門之說。似乎君子一遇凶事。而母子有重關之隔。夫妻如盜賊之防。不己悖乎。然某公之所以自言其私者。亦有所本。人問漢第五倫。公有私乎。倫舉二端。

以不自隱飾。相傳爲美。不知倫之私。倫以爲自知之。而卒未嘗自知也。倫之言曰。有饋千里馬者。雖不受。後遇三公選舉。終不能忘。然亦終不用也。蓋以不忌饋馬爲私。而不知倫之私不在此。當饋馬時。倫當爲己身立想。不當爲國家立想。其人素無交歟。不受可也。與選舉無與也。其人素有交歟。受千里馬。報以其值可也。與選舉又無與也。當選舉時。倫當爲國家立想。不當爲己身立想。其人無益于國歟。不用可也。不必因其曾饋馬也。其有益于國歟。不受馬可也。不必因其曾饋馬而故不用也。如因其曾饋馬而故不

臣國文粹卷之六  
用。則倫但知立一己之名。而不知爲國家收用人之  
效。倫之罪大矣。又曰。兄子有疾。一夜十往。還竟安寢。  
己子有疾。終夜不往。夜竟不眠。蓋以眠不眠爲私。而  
不知倫之私又不在此。禮兄弟之子猶子也。猶之云  
者。準子爲言。而固已親親之殺矣。倫于兄子疾十往。  
則己子疾更宜十往。己子疾不往。則兄子疾亦不必  
往。倫貪愛兄子之名。而至于一夜十往。則固已身往  
而心不隨。且既悉其病狀。加之勞苦。安得不眠。倫貪  
遠其子之名。而至于夜不一往。則未悉其病狀。情固  
未安。而欲往之情。卒難遏禁。又安得眠。倫不自知其

矯情釣譽之私。而猶以爲與人共有之私。是所謂一  
言而再過者也。且倫亦幸而不怠不眠。其友朋父子  
間。天良猶未盡滅耳。若并此而無之。將遁天倍情。終  
其身爲德之賊矣。某公之于妻也。將以妻待之乎。不  
以妻待之乎。以妻待之。則所居之喪。即妻之喪也。喪  
中饋奠之事。霜露之感。率其妻而共致焉。雖日日見  
何害。不以妻待之。則專視爲媒褻蕩心之具。而此外  
無一事焉。雖終身不見何益。夫至于隔絕其妻。至期  
有七月之久。則早視其妻爲媒褻蕩心之具。而不以  
妻待之矣。一旦相見。勃勃然有男女之思。又何尤焉。

陞國文粹 卷之六  
且某公不嘗叙黃石齋事乎。石齋爲其友所黜。置妓而扃戶焉。石齋處之夷然。夫以妓之邪。而石齋視之如友朋。以妻之正。而某公畏之如鳩毒。其所以自待。與所以待妻者。何太不倫至此。夫君子于倫理間。自有中庸之道。必欲強爲直而僞爲名。其不可哉。

儉戒

某尚書撫浙。以儉率下。過三元坊。見丐者妻。紅袂繡簪。花立而目公。公命將其婦詣轅前。騶擁之去。丐者故新娶也。號泣從之。伺轅三日。探刺不得信。乃棄其屋并其妻之屋。得二十金賄中軍。中軍爲之請。公笑

愚而不知悔  
之愚者了

曰。吾幾忘引婦之中庭。而高呼夫人。婦慳視。俄而有蓬首持畚。衣七綬之布。從竈觚來者。曰。此夫人也已。公立婦而訓之曰。夫人封一品。服飾如是。汝家丐者。而若是華粧。行見飢寒之將至矣。吾召汝者。以身立教。俾語而夫知也。飯脫粟而遣之。婦飯已無家矣。乃雉經死。表子曰。儉美德也。自矜其儉。便爲凶德。蓼蟲食苦而甘。彼自甘之。與人無與也。必欲率天下人而爲蓼蟲恃矣。尚書亟表已之儉。故并轅轅之尊且嚴。而亦忘之。有所矜乎此者。必有所蔽乎彼也。故曰。克己之謂仁。

嚴蔽

某大府御下嚴。巡鳳陽。奚奴召謳者侑飲。事發。鞫其頭斃。意以警衆也。嗣後每巡。羣奴挾妓而博。強索州縣錢。箕坐大呶。大府竟不聞。袁子曰。是嚴之蔽也。漁者謹提其綱而網踈焉。故常得巨魚。或捉搦于鰕蝦間。則吞舟者逃。天下人善不善而已。其善者見一罪發。即一人死。有所不忍。則專務為隱匿。縱捨其不善者。知罪小死大亦死。均死也。則寧為其大以自溢于法之外。而姑快吾意。故橫益甚。然則上之嚴。將禁惡也。而乃生惡。慮失入也。而反失出。豈非有所蔽歟。既

蔽之。將并其嚴而失之。然則宜如何。曰。多其察。少其發。此御下者之法也。匪重匪輕。適協其平。此用刑者之經也。

釋名

名非聖人意也。聖人者乘其時之得為。行其心之所安。歿齒而已矣。伏羲畫卦。使民知陰陽。蒼頡造字。使民備遺忘。非為名也。然則名何始。曰。自尚書毛詩始。其人皆慕聖人。情不能已。然後咏歌而紀載之。蓋以傳聖人之名。而非自為其名也。故堯典禹貢關雎葛覃。皆不著作者姓氏。即論語一書。亦是孔子亡後。弟



子之弟子記之。孔子所不知也。使孔子若存若知之。必不教作也。何也。孔子望其道行則有之矣。爲萬世師。非孔子意也。故作論語者。亦卒無姓氏。下此。孟荀老莊。皆著書。皆列姓名。然而非聖人矣。余每讀史書。若三國。若南北朝。僅數十年。而其間之英傑才俊。可喜可愕之事。繁富若此。然則夏四百年。商六百年。周之未有世本左氏以前。其時事迹俱付之冥冥。可嘆也。今儒生握管。動求傳後。豈以爲夏商周千餘年之人。皆不已若乎。嘻。愚矣。然則余之好有所著也如何。曰。察士無思慮之事。則不樂。蠶之爲絲也。終日綿轉。

不絕。死而后已。彼豈望人之朱綠之。玄黃之。袞冕而被服之哉。亦不自知其何所爲而爲之耳。余欲明余之無所爲而爲之之意。作釋名。

徐君星標墓誌銘

余常銘奕國手范西坪之墓矣。今又得一人于吳江梨里。曰徐君星標。名璇。生有心計。以羸廢書。性獨好奕。父培雲故國手也。四方奕者爭來相角。星標衣文葆。梳雙了髻。啞啞然旁立諦視。竟日不去。亦不言。父竒之。微哂而已。居亾何。有西江棋客來。值培雲外出。乃抱星標膝上。戲曰。若能代而翁與我奕乎。應叡曰。

唯客憐其幼。問讓子若干。星標跪而請曰。兒主人也。客遠來。願讓客先。客笑而從之。甫數着。覺有異勢。不能休。攢眉苦思。裁下一子。星標隨手支應。即往階下拋壻嬉戲。客懼損名。佯作便旋狀遁去。當是時。星標年裁十有一。其布局審勢。雖本家法。而常出意外之奇。或敵人堅壁高壘。萬無破法。星標強投數子于間處。若惹人嘲笑者。俄而近聯遠映。若火生積薪中。燎原莫遏。又如降兵內應。伏甲四起。觀者且驚且喜。且叫絕。而卒莫知其所。以然。古稱人能數遍天星。則盡知棋勢。星標其庶乎。余按六朝人主好奕。有圍棋大

小中正之官。有以奕得太守者。使星標生其間。當如何榮竈。而竟沒沒然抱技以終。然則天下事有遇有不遇。類皆如奕耶。嗚乎。悽矣。星標有子達源。能詩能書。偏不能棋。星標亦不教也。

銘曰。天之所相。其生不偶。以故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吁嗟徐君世罕有。能向奕秋借其手。坐隱一枰。消永盡。天年終時六十九。我爲之銘。葬高阜。棋之藝。一日不絕。君之名。一日不朽。

隨園文粹卷之六終

明治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板權免許  
同二十五年四月一日再版出版

訓點者

大阪府平民

高木熊三郎

西區江戸堀上通二丁目廿二番地

出版人

同

青木恒三郎

南區安堂寺橋通四丁目

